

建康實錄

九



太祖文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乃遣上訊獄囚辯斷稱曰武帝其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上陰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永皇統立行臺於江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紱州府佐吏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上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絀害及鑿駕西迎人懷疑懼唯長史王曇首司馬三華南蠻校尉劉彥之共明朝臣豈有異志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勞且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後事令劉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龍負上所乘之丹左右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於新亭先謁初寧陵次入中堂百官奉璽紱冲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景平二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太極殿詔



曰朕聞凶在疾遭家不造崇其基景業將墜于地永樂
太后深鑒安危股肱忠臣協謀同力用集大命予予
一人兢兢憂懼罔識收輿思與萬國享茲惟新其大
赦天下改元為

元嘉元年文武各進位二等通租宿調一切放免成
成追復廬陵王國庾子詔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
武陵公謝晦為荊州刺史京師舊田多割賜之將行
色自矜過辭叔父滲滲問以事晦曰三十有五滲曰
昔荀中郎二十七為北府都督今公王弘司空建
色登文以徐羨之為侍中司徒南平公王弘司空建
安公檀道濟征北將軍武陵公傅亮兼騎常侍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始興公食邑各四千二百戶
封皇第三弟義恭為江夏王第六弟義宣為江陵王
第七弟義季為衡陽王各食邑二千五百戶丙午徐羨之
遜位不許九月辛酉給建城王義康謝晦檀道濟鼓
吹各一部丙寅追尊所生胡婕妤曰章皇太后陵曰
熙寧丙子立皇后表氏冬十一月己丑以王華為侍
中壬戌追贈后父表湛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是歲大旱置竹林寺

五里僧監造在
蔣山陵里也

案寺記元嘉九年外國僧世舍闍
造又置且下定林寺東去縣城一十

二年春正月丁酉朔范泰上疏曰元元正改律品物惟
始頃旱魃為虐元陽愆度通川滌流異井同竭故孔

子春秋貶不雨之旨傳曰歷時而天下不雨文公不
憂雨也尋春秋之意察洪範之言王澤不流於四方
伏願推忠恕之仁矜不逮之獄遊心民瘼歷意幽冥
如此則包桑可係危哉無兆而災害自消也故夏桀
引百姓之罪躬湯自葛方之過天高聽卑吉凶在人
修弊俗者難為民改正言者易為雅書奏乃棄官如
東陽丙寅徐美之傳疏書言自大禮告終鑽
鏃三改大明佇禮遠近頌美於下書三上帝又辭
羨亮重請曰伏願以宗廟之重為心弘大業以
嗣先軌隆聖惠以增徽烈惠澤於下情盡於斯帝乃
許之於是徐美之遂歸第傳王語之因說趨復
攝職美之與高尚俱為善士美之學術而高力堅正
沉密少言美之喜言美之為人謀也外審治亂內
裴子野曰昔王鳳舉於社稷起而赴之終於漢室中
興王氏覆於王莽徐美之公連三家之禍人之多
言鮮有不敗其美之為人謀也外審治亂內
定枉直主於忠信以篤誠故其詞寡而利傳道大
而義明患難辭於一朝風流振乎百世豈唯喋喋矜
耳悅色而已哉以器之文詣於亂惜矣辛未拜郊大
赦天下二月乙巳策秀才于中堂庾子徵戴顓為國
子博士不就顓父達高尚不仕顓兄勃又隱桐廬山
嘗久病顓慨然曰本謂隨兄得閑非有心語默至於

窮困顯之罪也請行干祿之事以為藥石之資可乎
求為海虞令事未行而勃卒顯亦止衡陽王義季鎮
京口常與顯會竹林寺野服鼓琴談宴終日帝聞其
好樂贈正聲一部昔韋玄隱於關中高祖初平姚秦
召之不起及赫連勃勃陷關中召玄父華為太常徵
玄為太子中庶子玄出就職勃勃怒曰昔劉公辟之
而不至吾召玄而玄來豈謂吾曹不識出處遂殺之
丁亥加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侍中時同居門下者王
華王曇首劉湛殷景仁皆以為風力植幹一時冠冕
內侍之美近世莫及是春有江鷗百許頭集太極殿
堦六月丙午吳郡大風山水湧出五丈殺居人秋八
月甲申以三輔流人出漢中者置扶風馮翊二郡冬
十月乙卯中散大夫徐廣卒廣世篤學為時儒所宗
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俗世禮法皆取決焉十
二月戊申蔡廓卒贈太常初劉穆之當朝士畢集唯
謝混郗僧施謝方明蔡廓等數人不至穆之為憾謝
混等既誅蔡廓方明始就穆之並稱於高祖曰鼎才
也廓嘗器其小子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
器似可不入非類之室不共小人之遊故以興宗為
名興宗為之字也置清園寺東北去縣二里

案塔寺記
謝馬王景

琛為母范氏宋元嘉二年以王坦之祠堂地與比丘尼業首為精舍十五年潘
淑儀施西營地以足之起殿又有七佛殿二間泥素精絕後代希有及者置殿
林寺西北去縣四十五里元
嘉二年僧招賢二法師造

三年春三月丙寅詔罪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三人以廢立殺戮事曰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播發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專求忘賢畏逼今上造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貶矯誣先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剪若仇讎旬月之間再肆兇毒痛感二靈怨結人鬼自書契已來棄常安忍反易天命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命司寇肅明刑典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親御六師爲其防遏氛霧旣祛庶幾正道思與億兆勵精其理大赦天下帝去秋便命修舟艦以備北征傅亮書與謝晦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所懼者多謝晦不悟帝召檀道濟使西討王華

以爲不可帝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遣召羨之亮等入省亮將至謝晦弟瞻爲給事黃門侍郎直門下使人送亮書曰殿中有異處分亮辭嫂疾暫還遣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南郭步走新林縊于陶竈舁屍付獄亮至兄迪墓拜辭告罪追擒廷尉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羨之子喬晦子百世休並賜死因謝瞻于東宮流亮妻子于建安郡初亮父瑗與郗超善常見二子焉亮年五歲超使人解衣持去曾無吝色起曰季乃才流位望逾遠於兄然保卿家業其在迪也亮早知名才學強贍爲晉給事黃門侍郎直西省

高祖欲以為東陽郡告其兄迪迪還語亮通夜不寐
既旦入見高祖曰昨承賜教東陽以徇私計然亮本
願附鳳翼攀龍鱗以成宿昔至於飢寒未敢戚感高
祖悅之用為從事中郎委任文議及貴幸兄迪每誠
之而不即從也

裴子野曰夫萬邦思治故言歸君長豈一夫行其辛
螫彼蒼有情爰惡治而好亂就其無情故用群心所
事以奪天下為家非常安之道顛覆厥德何世無之
道遭聖可為高陽之遇賢歸於伊尹蓋前王已然之
規矩後世立事之憲章伊尹之廢太甲廢之也霍光
之廢昌邑去之也事同主異是以殊途自斯已後抑

實錄卷一

二

七

有百慮晉景則除已之害栢温即藉已之威提挈自
我無辯逆順如徐傅之徒非覬覦者也求其忠順非
忘身者也身既未忘不能脫羸權柄誠二君矣何以
取信嚴君惡不足信權由震主危已之機疾於激箭
高位厚味何其久乎若景平既終奉身及退滅身之
禍庶幾可逃夫賢人君子受六尺之孤任尺寸之命
推權變臨大節繫乎存存難乎存亡矣追贈廬陵王
侍中大將軍謚曰孝獻王丁卯徙驃騎將軍義康為
荊州刺史壬申內外戒嚴閏月乙卯遣中領軍劉彥
之北征檀道濟為前驅西伐帝問策於道濟道濟對
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謀略

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恐非所長呂悉晦
智晦悉呂勇今奉主命以討不戰而可擒也江夏太
守程道惠遣報謝晦晦以徐傅誅憂恐與南蠻校尉
何承天計發兵決戰以南蠻司馬周超為行軍以司
馬庾登為長史先舉徐傅哀次廢子弟問既而發軍
旅二三日間得精兵三萬戊申大風折木會稽太守
謝方明卒曾為南郡至歲暮囚無輕重皆縱歸家與
期三日如期無不至者丙寅以豫章太守鄭鮮之為
尚書左僕射以范泰為侍中泰時脚疾賜輦以外殿
庾申帝御舟丙戌以彭城王義康及王弘殷景仁居
守癸亥謝晦發荊州軍容甚偉自江陵至于破冢旌
旗相亞晦撫巡軍憑流歎曰恨不以為勤王之師造
夏口劉彥之次彭城丁卯竹林監蕭欽反謝晦中兵
叅軍孔延秀戰欽敗績于彭城洲彥之退保隱磯謝
晦至彭城上疏罪王弘弄威權而主皇帝忘義負德蕭
欽敗而檀道濟次于溇磯謝晦令其黨曰檀公已誅
死及聞道濟來師人皆恐懼戊辰檀到等軍併艦汧
江俄而便風揚帆俱濟謝晦軍莫能戰皆登岸走晦
單舸歸江陵初劉彥之退道濟軍至沙橋為周超所
破死者過半及晦還退棄衆歸降謝晦與弟姪北走
至延頭戊戌主晦故吏也乃輜晦送京師丙午帝自
蕪湖班師車駕西至丙戌太白晝見癸未斬謝晦于

建康市及弟瞻兄子世基周超等晦有風姿鬚鬚如
畫兄瞻五歲能屬文十歲善言玄理風華黼藻獨步
當時為給事黃門侍郎見晦勢傾朝廷乃堅籬隔其
庭曰吾不忍見禍之至也先晦而卒夏五月下檀道
濟于獄以沙橋之敗也乙未徙檀道濟為征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劉彥之右將軍豫州刺史
已巳使使兼散騎常侍巡行天下將命方國同行封
畿親使刺史二千石等觀長史申述至誠廉詢治體
觀察吏政切求民瘼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
依周典每事名為書其條件奏俾朕昭然有如親覽
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墮乃力其有深謀遠圖
謹言忠誠之士使者以聞丙午聽訟于延賢堂自是
每歲三訊八月左光祿大夫阮韶之卒韶之嘗為司
馬道子太傅主簿蓬首散帶不綜其職自永初已後
不復朝請閉門養志以終其身是歲秋旱且蝗詔使
捕之范泰上疏曰陛下昧且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
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布萬里小小災變何以致
之宗宰之呂所不能究上天之譴民所不敢誣有蝗
去處而縣官訊問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
聞桑穀時成無假斤斧因請宥謝晦婦女囚尚方者
皆從之冬十二月丁卯前吳郡太守徐佩之羨之兄
子以不自安將圖來年春正月謀反伏誅白雀見

京師太清里

四年春正月丁亥曲赦京師百里內辛巳郊二月乙
知幸丹徒車府令請易輦篋欲用紫皮緣輦席上以
竹篋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三月丙子宴丹徒宮
帝鄉父老咸與焉蠲今年租布原五歲已下刑丁亥
車駕至自丹徒戊子尚書左僕射鄭鮮之卒鮮之自
大司馬錄事叅軍遷御史中丞爲人亮直時號格侯
壬寅採富陽令諸葛聞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
屬詔曰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農桑有經常之告機
杼有不輟之勤而用度有奢儉之異是以愛民者節
其費用務本者躬其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其以

夜繼晝匪勤則遺者飾章奢侈有自來矣然不出奉
生送死之誠今者民人夏至有五色雲命縷之服以
爲無用之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從之河南秦
綿性至孝母葬至墓留不忍歸鄉人於墓所爲築室
三年吳達家疫父母兄嫂並亡達夫妻行賃力負土
成七墳十二棺皆儉而合禮去至是孔邈等並表薦
之帝各表其門閭戊辰甘露降于京師五月癸酉散
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世道詔改所居曰孝行里蠲
復三世世道事繼母至孝貧產子不舉謂妻曰傷茲
以終孝吾無恨也母亡負土成墳親近來助初皆不
許墓畢傭力報焉是月京師疾疫使使巡問給醫曹

死無家者賜以棺殮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丙辰青
黑虹見東西經天劉懷劾劉懷肅懷慎皆高祖姨兄
也高祖生夕穆后殂從母乃斷懷敬乳而養高祖因
以寄奴為小字也王弘之曾相謙衛將軍屬劾仲文
往南州傾都餞送謙邀弘弘曰凡登高送遠貴在有
情下官與劾風馬不接未敢扈從謙敬其方直也魯
國孔淳之隱于上虞謝方明為會稽固延不致謂曰
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山淳之笑曰潛游者未謝其
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八月詔曰
乃者權臣肇亂吉陽令張約抗疏至誠事屈群醜隕
命遐荒參述前蹤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散青

常侍劾道鸞為梓桐張楚母年一百四歲危疾楚祈
禱懇惻燒二指誓言神母蒙愈十一月辛未甘露降初
寧陵散騎常侍陸子真薦豫章雷次宗尋陽陶潛兩
郡劉凝之並隱者也潛苦貧求仕為彭澤令不屈督
郵棄官而去及其亡也顏延之傷而誄之其序曰夫
璿玉至美不為池隍之寶椒桂信芳且非園林之飾
豈其深而致遠哉蓋去殊性而已矣若乃巢由之雅
行夷皓之峻節故以父老堯禹錙銖周漢綿世遐遠
光靈不屬羊華隱沒流芳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
者人自為量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照
末景泛餘波有專衡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匪穉

師文取指達處言逾見其嘿在衆不失其直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謚曰靜節徵士又有劉凝之率已自任以老萊嚴遵為師友妻富於財散之親故丘園而居非績不衣非耕不食吏有租布一歲三輸荊州刺史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甚悅負出市門付與餓人一旦俱盡其年飢也吳興沈道虔好老易居縣北與人捃拾推已所得以釋爭者尋陽翟法賜四代隱居皆有高德法賜親亡後不食五穀結草為衣不衣布帛置水豐寺去

縣七十里

案塔寺記元嘉四年謝方明造本名長樂寺為同郡延陵有之改焉畢置南林寺建康

王妃捨宅為晉陵公主造在中興里陳主廢

五年正月庚午朔大風司徒王弘遜位不許乙亥詔曰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人之事鑿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之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剋己審詳刑獄上答天譴下卹民責群后百司其各獻謹言直指陳失勿有所諱甲申閱武于北郊戊子京師大水使使賑賜夏四月河南上白麀五月己巳太白經天以張邵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邵為太祖西中郎司馬王華為錄事參軍二人共府不穆及華在朝多為之懼邵謂所知曰子陵方以至公允天下必不以私隙害正義邵是任也先舉焉六月庚戌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檢行賑贍秋七

月巳丑大風八月壬戌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陽遂
侯范泰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初議贈開府殷景
仁曰范伯倫素望非重不可擬議台鼎竟不行既葬王
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為報九月癸酉夜
有黑氣如流星出奎婁沒羽林壬戌散騎常侍荀伯子
上言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以為
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
於藺帝舜後於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宋杞陳
並為列國藺焦蔑爾無聞斯則褒異所承優於遠代
之顯驗也逮以春秋次序宋居杞陳之上臣請零陵
位宜升陳留王宜降爵十二月天竺毗黎國遣使貢
獻平原令河南成梁貽書於王弘曰僕聞軌物設教
隨時制宜世代盈虛與時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
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重任歸二南斯
前代之良謀今世之顯徹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
劬勞夙夜義同吐握名實重盛莫之與儔天道福謙
宜存損挹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宜入秉
朝政翊贊皇猷竟陵衡陽春秋已長又宜出授列藩
齊光魯衛明公高枕道德燮理陰陽則天地和平災
害不生矣初范泰將死亦謂王弘曰天下務廣權要
難居卿弟兄太盛而彭城王久居南楚安身之道其
未足乎弘累求退及是又上疏曰臣聞異姓為後宗

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同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誠驃騎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宜入揔朝務以允民望昔叔孫未進楚人所哂展季在下臧文貽譏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物將謂何乞解揚州錄事優詔答不聽是歲索虜拓跋燾滅西魯赫連氏盡有關中地

六年春正月己丑祀南郊癸巳徵彭城王義康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知朝政以江夏王義恭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剛正用法為南蠻校尉撫軍長史行荊州事勅書誠義恭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奢矜尚先哲所去豁

達大度漢主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西楚殷廣宜勤接對府舍池堂無求改作訊罪決獄擇善從之不可專意自決凡左右所白不可泄漏或相讒謗勿輕信受每有此事宜善察之官爵賜予尤宜裁量供奉一身皆令有度奇服異器慎不可興宜與寮吏相見為數不數則不親不親則視聽不博於言事者又得自盡皆急務也爾其慎諸劉湛既西意甚怏怏永初末諸王居憂多曠士禮湛為廬陵王從事禁膳魚肉嘗在王座厨人進車螯及酒湛怒曰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趨出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七

月壬寅會稽晉陵吳郡大風折木庚寅裴松之上書
言曰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炤雖盡性窮
微深不可覩至於餘緒所寄則接乎塵跡臣前被詔
使將三國異同注陳壽國志壽書銓簡可觀事多審
正誠遊覽之苑囿迺後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
所漏臣案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
出入百齡注記分錯年月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
錄者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詞有乖雜
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制抄內以備聞謹寫封上呈帝
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九月青州獻白兔十二月
已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鎌星晝見隴西諸國使使

貢獻

七年春正月乙未康樂侯謝靈運疏孟顓謀反帝不
之罪遷為臨川內史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戊子遣
右將軍劉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秀靈
等率師北伐索虜剋復河北以長沙王義欣監征討
諸軍事去年冬殷景仁母憂去職至是起景仁為鎮
軍將軍凡在喪日起在外曰徵遷曰徙

裴子野曰三年之喪有生之鉅痛旣貫天道寔惟民
極中世汗隆或行或不古末世企勉還尚典刑而國之
重臣多從權制因習漸染遂以成俗森木裹麻而服冕
弁匪金革而徇寇戎君子辱乎上小人通乎下名教

倒置將安用之苟非有為已之可也夏四月己丑有
司奏西陵縣民董陽五世同居內無異爨百濟林邑
國使使貢獻六月乙卯爵楊難當為武都王七月丁
未侍中王曇首卒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謚文侯
初曇首為西中郎長史高祖誡文帝曰王曇首沉毅
有器度宰相才也曇首與兄弘俱有盛名家世久為
揚州彭城王心欲其所嘗謂客曰神州詎可卧理而
王公久病居之弘恐辭疾終不許及曇首求為吳郡
上曰豈有欲建大廈而棄其梁棟若賢兄謝病此卿
之席也劉彥之自淮入泗次東平須昌虜濟州刺史
庫悉告燒燬兗州刺史羅秩燒滑臺彥之留司徒
從事中郎朱循之守滑臺虜將大赤歇未及荊州刺史
魯軌守虎牢彥之遣揚武將軍王玄謀進逼虎牢大
破虜軍斬大赤歇未等洛州刺史達奚蟬燒城走彥
之使建武將軍杜冀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兗
既收軍有喜色王仲德獨憂曰胡虜雖仁義不足究
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宇聚若河冰冬合方為三
軍之憂九月河冰可涉靈昌衆軍還固冬十月乙卯并
二豫復為一州鎮壽陽戊午初置錢署鑄四銖錢戊
寅虜逼金墉虎牢諸軍相繼奔走劉彥之焚舟棄甲
而歸詔免彥之官壬辰以征虜大將軍檀道濟都督
征討諸軍事率衆四萬北趨成臯甲午西北有赤氣中

黑如旌旗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甲午斬兗州刺史竺靈秀于彭城靈秀之歸也虜進湘陸秀謂其衆曰湘陸民爲抄吾先爲收其穀軍徐後來與麾下前走師皆沒是以誅之己亥夜京師火延太社北垣

八年春正月庚寅置朱崖郡以屬交州丁酉道濟軍次壽陽與虜將軍悉戰于高梁山斬之二月滑臺糧盡城內燠鼠爲食辛酉城陷虜執朱循之以歸自是河南復云且道濟高粱之捷也虜來萬數道濟三十餘戰輒剋敵滑臺既陷糧且盡退軍軍士有叛者以飢告虜師人恐懼道濟夜頓命軍中高唱量沙散布餘米明日去之虜夜聞量等曉見棄粟謂降者欺已

實錄卷十二

十六

道濟

斬之道濟遂令軍而返大爲虜所懼服河畔老小常以檀公相怖二城既陷汝陰太守王玄謨上疏言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唯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亦由民憚遠役且謂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趨崑澗征夫無遠役之思吏民有屢沐之歌若以東國之衆經營牢落道塗旣遠獨剋實難是月大雪夏四月甲子檀道濟請罪不許辛亥太白晝見獲白雀于左衛府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丑割江南爲南徐州江北爲南兗州以左將軍晉陵王義宣爲兗州刺史鎮山陽是日入雩閏月庚子詔曰頃農桑惰

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開督課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
源務本豐給靡期郡守賦止千里縣宰職主親民宜
乃勸勵農桑秋七月壬戌夜白虹見于東方十二月
庚辰雷發亥罷湘州復并荊州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以先朝功臣王鎮惡劉穆之等
皆銘功天府配祭廟庭辛亥華容公王弘薨贈太保
給節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文昭公六月甲戌
以樂陵清河平原廣川四郡爲州以司徒彭城王義
康爲揚州刺史解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兗州
刺史臨川王義恭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壬子江州
獻白麀戊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曰臣聞烏以反哺

託體羔羊生而跪乳禮爲嘉

鳥在微禽猶識學道

矧與人倫而忘愁疾齊侯復九世之怨丁蘭報木母
之耻取褒於春秋見列於國傳况乃分天之痛枕戈
之感者哉案給事黃門侍郎郝劭叔父兄爲晉故荆
州刺史郝仲堪所害仲堪息緬之永初三年除負外
散騎常侍劭叔元嘉元年除中書侍郎密跡隣省經
涉三載每到公庭必相瞻覲散騎在前中書在後相
去之間不盈咫尺縉紳視而含哂義士聞而增嘆夫
復讎禮之所許法之不禁若畏王憲僂倭苟且者宜
退藏於家與之遐邇豈可接跡躡影覲然無忤以叨
榮祿笑傲卒歲且中書散騎職爲同寮若使緬之不

幸敬叔當素服弔祭於鄒氏之庭乎自古悖禮無若斯之甚者也不有嚴革風教將頽案敬叔率其庸鄙之思傷仁敗俗情禮都盡雖事經曠蕩非肆眚所及請免敬叔所居官禁錮終身情義之敗付之鄉論有詔理馬詔有司盱眙王彭所居曰通靈里蠲復二世彭幼喪母後父亡將營葬值天旱遠汲以泥埽泣號勤悴一旦大霧霧散於塋竈前有水如池得以周用寔訖歸助者或亡其斧返求之至向水所則積阜揚塵塵有雉浴鄉人異焉

裴子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民之大德曰孝所以報

本返始盡性窮神行莫重焉孝莫先焉夫如藿藿羹藜父子和悅易衣并食兄弟怡怡所以利不實於有餘則慈愛隆於不足承顏稟色庸淺易敷若乃貴高九五富有萬國前聆鄭衛傍侍綺羅其始也以宴褻成踈其漸也以功利熾隙由是乎恩乏天然思輕膝下今之人互爲魚肉聖人知其若是惡其流蔓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朝夕安否嘗藥侍膳父子之禮也陳詩齒旗糾合宴私兄弟之樂也夫然後禮樂交暢無相奪倫孝悌興於國門德教加於百姓上和二三光旁穆四海先王化成天下也禍亂不作用此道也昔漢高有宇內五日一朝櫟陽之禮也魏文有天下同氣

建封若狴牢四體若仇讎當塗之制也迄于宋有不
可言者焉嗚呼流弊可陳於前鑒戒無悛於後夏四
月乙亥宥劉彥之爲護軍將軍己丑太白晝見乙未
雨雹傷牛馬鳥獸八月癸未封江夏王義恭子昶爲
南豐王奉祭陽王祀弟五皇子紹爲廬陵王奉孝獻
王祀是春司馬飛龍自仇池入寇綿竹破平陰州擊
之時益州刺史劉道濟將五城入白互奴爲參軍督
護長史費謙固執不可互奴怒去詐其黨曰司馬殿
下在湯泉山中五日奉之則大勲可建蜀人趙廣聚
衆數千與會因費謙等令其害百姓咸思亂遂入
湯泉山脅沙門程道養使爲司馬飛龍推行益州牧事
車騎大將軍僭號蜀王稱太始元年圍益州刺史劉
道濟於成都白氏奴號征虜將軍趙廣號鎮軍將軍
衆至十萬四面圍城使告道濟曰使君若速送費謙
張熙出即解臨川內史謝靈運於廣州棄市靈運之
居也雅不治職前臨川內史司馬協少時來投義故
靈運舍諸正寢爲居如酣笑久而不止非隱其事
諷主者以黷貨劾焉江州部從事收靈運乃徙廣州
勅於南海行刑靈運名公孫少而文章秀逸聲譽流
聞冠耀天下然輕肆躁擾不可大任世以爲文與顏延
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逸以過之是月劉道濟大破蜀
賊因而病十二日蜀賊又圍益州破外軍道濟旣久

病城內以爲死也。人情不安，振威將軍梁俊說道濟曰：將軍久病，氣力微怯，外有異論，今軍人外敗強寇，內逼一旦，不虞憂禍，立至。宜稱小損，聽侍者出外，不然敗矣。道濟然之，呼給使四十人，謂曰：吾不幸，久卧爾等，扶持有勞，今微差矣，可以休息。頃召復歸，給事者皆出，衆問曰：使君已死，幾日，咸曰：無之。傳以相告，城內乃定。是歲，朱循之歸自黃龍，初循之見獲，遇毛循之於桑乾，毛循之三年不敢問其家室，語及國事，問當軸者誰，曰：那鐵。毛循歎曰：吾昔在朝，那時尚少，今日歸罪，則巾襟詣門乎？遂問六子。

循之悲甚，直視不能，復言朱循。

四子天

因奔馮弘，弘以爲五。

折舟人大懼，海師因上有飛鳥，知十。

船後乃將王俄而達東萊郡，帝拜爲給事黃門侍郎，毛循之竟死於索虜。

十年春正月，侍中左衛率謝弘微卒，弘微爲從父，混所知，混嘗論諸子靈運、博而無檢，宣明納善，不周，雖復功濟，三才終必以此爲疾。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後咸如所言。己未，大赦天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是月，益州刺史劉道濟卒，梁俊祕之不發，喪埋之於齋，使書以會之。遣前後軍大破賊，賊乃散走。益州平。六月，闍婆訶羅單國遣使貢獻。乙亥，丹陽尹。

王准之卒准之自曾祖彪之已來稱為多識朝廷舊事問無不對彭城王每稱之曰如得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是准之有遺抄一篋謂之青箱學秋八月置太原郡以屬青州冬十月氐賊次漢中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州奔江陵下獄死

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園且為江夏衡陽二王來朝帝有詔會者賦詩命太子中庶子顏延之為序其大略曰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神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觀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流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左梁巖磴右瞰湖源情深景遽談洽日斜夏四月

秦梁二州刺史橫野將軍蕭思話破氐賊於漢中漢

中平思話遷都于南鄭五月青州獻白雀六月省魏郡冬十二月扶南訶諸國遣使貢獻置竹園寺西北

去縣一里在今建康東尉蔣陵里檀橋案寺記東晉

里宋臨川公主造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郊癸酉爵黃龍馮弘為燕王夏四月乙巳以殷景仁為中書令護軍以家為府丙辰詔曰宗周以寧寔由多士漢室之盛亦在得人朕寤寐求賢為日久矣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慙德深矣是夜京師地震六月禁酒飲八月壬申置南晉壽北巴郡以屬益州冬十月壬子

太白晝見江州刺史檀道濟來朝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不朝會帝疾救也三月乙未散騎常侍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下獄死道濟威名甚重見忌於彭城王時帝久疾欲先爲之所言於帝諷入朝留之累月會帝有間將遣歸鎮是日帝疾動召入省止焉道濟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之間引飲一斛王遂矯詔賜死道濟投憤而語曰何故毀汝萬里長城收其妻子皆從坐義興獻白兔夏六月高麗國遣使貢獻武昌得古鼎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殂追崇爲晉皇后九月癸丑封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子駿爲武陵王辛未附葬晉思恭皇后于冲平陵備物一如晉典有司求晉除身以魚葬職時前永嘉太守顏延之廢處于家札取延之魚侍中延之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鬼遂不行

十四年正月辛卯郊大赦天下文武各賜位一等戊戌鳳皇二見于京師有鳥隨之改其地爲鳳皇里冬十二月辛酉初傳賀雪之禮河南西河訶羅單國使使貢獻

十五年春二月京師木連理夏四月黃龍國使使貢獻五月征北大將軍王仲德卒仲德曾在北爲慕容垂所逐潦水暴至不知所如有白狼來對仲德號誌

白經天六月巳酉改封吐谷渾慕容延為河南王八月
月戊午太白晝見閏月戊寅復分豫州置南豫州冬
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劬冠天下大赦劬之初生也帝
往視之帽無故墜地名劬訓字以為召刀帝甚惡之
改刀為力焉武都河內林邑並遣使貢獻置上定林
寺西南去縣十八里

案寺記元嘉十六年禪師竺法秀造在下
定林之後法秀初止其祇桓寺移居於此也

十七年春二月巳巳夜黑氣經天德夏四月戊午朔日
有蝕之六月巳酉太白晝見秋七月壬子皇后王氏
崩于顯陽殿八月徐兗青冀大水使使巡行賑賜辛
亥葬元皇后于長寧詔史臣顏延之作策文文成奏
帝帝傷之自下筆加其二句追存悼亡感今懷昔以

寶錄卷二十一 二十四

致深意焉冬十一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
親眷並死殷景仁之毀也湛不好浮華慕崔琰之為
人有經國才志善論理道言之喋喋使聽者忘疲初
上為江夏王荊州西歸日夕引見及與殷景仁嫌隙
本上上私左右曰劉班初歸吾與言常候日早晏慮其
御名將出比入對之亦察日早晚慮其不出時帝疾篤彭
城王義康內侍醫藥有憂色帝危殆勅義康以周公
之事且令具顧命詔草義康出流涕以語湛湛曰行
天下事豈幼主所堪義康不答湛私與孔胤秀等尋
晉成帝崩康帝即位儀注帝既瘞微知其事未之發
也及湛丁艱伏甲室中以待上臨弔謀又泄帝召

厲水度仲德隨之獲免又曾夜行澤中大道每有炬
火照路後每圖白狼祀之秋七月南兗州獻白兔新
作東宮賜將作大匠布帛有差八月詔繼南郡宗炳
為太子中庶子

裴子野曰夫動與靜天地之法也剛與柔陰陽之道
也得之以生曰人稟之為靈曰性備之老謂聖偏之
者謂賢慤舒動靜有所麗此性分之略也戴顓奏遍
舞於山楹沈處移大賚於子姪羊秋足不踐閭闔而
終身佩青緇白圭之操斯為玷矣雷次宗斜遙近賢
又似避諱肖夫隱者其劉凝之乎若乃黨世位以邀
名事流俗以買譽交于貨賄冒于酒食州高縣簿無
致深意焉冬十一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
親眷並死殷景仁之毀也湛不好浮華慕崔琰之為
人有經國才志善論理道言之喋喋使聽者忘疲初
上為江夏王荊州西歸日夕引見及與殷景仁嫌隙
太上上私左右曰劉班初歸吾與言常候日早晏慮其
將出比入對之亦察日早晚慮其不出時帝疾篤彭
城王義康內侍醫藥有憂色帝危殆勅義康以周公
之事且令具顧命詔草義康出流涕以語湛湛曰行
天下事豈幼主所堪義康不答湛私與孔胤秀等尋
晉成帝崩康帝即位儀注帝既瘞微知其事未之發
也及湛丁艱伏甲室中以待上臨弔謀又泄帝召

厲水度仲德隨之獲免又曾夜行澤中大道每有炬

前後頁刻詞

圖白狼祀之秋七月南兖州獻白兔新

為太子中庶子
作大匠布帛有差八月詔繼南郡宗炳

裴子野曰夫動與靜天地之法也剛與柔陰陽之道
也得之以生曰人稟之為靈曰性備之者謂聖偏之
者謂賢慤舒動靜有所麗此性分之略也戴顓奏遍
舞於山楹沈處移大賚於子姪羊秋足不踐閭闔而
終身佩青緇白圭之操斯為玷矣雷次宗斜遙近賢
又似避諱肖夫隱者其劉凝之乎若乃當世位以邀
名事流俗以買譽交于貨賄冒于酒食州高縣簿無
不必走朱徵重辟擇而後起是謂路數誇惡史人所
恥論也冬十月壬子流星出太白入紫微有聲如雷
是月立儒學于北郊延雷次宗修之辭入官掖乃自
華林東閣入講于延賢堂明年尚書尹何尚之立玄
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
集門徒多就業者時上好儒雅朝臣家儉素之風鄉
閭恥輕薄之行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帝躬親檢行寬
恕被物庶政弘而不弭禁網理而不峻邦甸穆然言
理政者以元嘉為稱首焉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閱武于北郊癸巳復置湘州二月
己丑割長沙江陵江夏四縣為巴陵郡五月丁卯太

景仁彭城王入內省數以湛過是以本赦天下文武
賜位二等出義康為江州刺史實幽于豫章太守義
康之敗也東府井水無故湧溢野雉江鷗集飛內寢
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
述存而班死吾敗宜哉甲戌以劾景仁為揚州刺史
尚書僕射領太子詹事十一月乙酉朔甘露降于樂
遊苑己丑劾景仁卒詔曰尚書左僕射劾景仁秉德
弘正思理明遠翊亮九朝端風猷允集經緯屯夷嘉猷克
舉綱繆樞祕獻替惟休方佇良圖以隆國道微庸不
遂痛悼兼深考終之禮宜存優泰可贈常侍司空謚
文成公景仁入西州疾篤就寢則見劉湛為厲如是

數旬上為之累息勅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
州軍事前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書引漢袁
盎諫孝文遷淮南王事臣聞哲王不逆切諫以博聞
為道人臣不忘織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
諫馮唐面折所以孝惠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
中彼二臣豈好逆主于時犯顏違色者哉書奏帝怒
下獄死

裴子野曰彼人臣者祿及其親榮底其後身以之泰
道以之行是故君親臨之有恩有敬綱繆繆繆義莫
重焉劾之欲其尊愛之欲其報忠諫之道自此而興

名實既頹君臣交喪猜忌懸隔非近股肱上則疾謖
已好文過而佞階下則階梯緬邈懷憤懣而莫通憤
懣在心辭多偏矯矜佞在已易以誅殘故逆彼驪龍
自貽壅粉雖趣膚寸動及雷霆若扶令育者無位於
國挺然萬里桶明主所甚諱是欲行義古之遺直者
歟比夫全軀懷祿之人有殊間矣以太祖之含弘尚
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已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
聞諒直豈骨鯁之氣乃愧前古抑王之刑政使之然
乎張約墮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
哉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書刪定郎官夏四月汝
陰獻白雉五月南徐獻白鷺天郡獻白雀彭城獻白
身甲申甘露降臨川王園河水溢泛害居民使巡行
賑賜七月壬辰夜天有光通照冬十月剡縣獻白鳩
氏賊楊難當僭稱秦王立后及太子置百官災異多
降復自貶為武都王傾國南寇欲王于蜀遣別將傅
冲寇漢川刺史劉道直拒破之十一月氏剋攻萌晉
壽昌太守申悝進及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錫嬰城固
守氏不能拔乃退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帝帝嘗命
王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舊王辭曰士庶區別國之
章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焉十二月河南肅慎高
麗林邑蘇摩黎並令使貢獻

十九年春正月乙未中散大夫羊欣卒欣以晉隆安

中司馬元顯使欣書扇欣不奉命元顯取為後軍舍
人伍衆為恥欣淡然自若二月宣城野蠶成蠶三月
乙未太白晝見壬寅帝親臨儒學徵士雷次宗以巾
搆近侍王公卿士迄夕罷賜諸生帛有差詔曰將陶
鈞庶品混一殊風四月甲戌大赦天下以何尚之領
國子祭酒中散大夫裴裕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領
國子博士于時朝廷碩學推裴荀何傳傳隆長於為
政承天病於踈曠伯子通脫率易不以鎮重自居裴
西鄉清簡恬素最以不覓為法位不踰於三子名則
差焉顏延之亦號博聞而剛愎潛忌時人惡之名顏
虎五月罷揚州府佐吏京師大水使使賑賜劉道真
征仇池自正月至此月始剋之揚難當奔于索虜偽
丞相萬壽率左右歸降難當既走以輔國司馬胡崇
之為秦州刺史將就鎮焉秋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為彗入于文昌貫五車
掃畢拂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冬十月蠕蠕國遣使
貢獻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劉道產卒道產在州惠化
大行有歲蠻不實者悉出居樊河村落相望百姓歌
之號曰襄陽樂及喪東還漢濱群蠻縵經號哭送之
千餘里十一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
言滅絕將涉千祀懷仁感事意有慨然奉聖之胤速
議招集於先廟地特為營造給祠直令四時享祭并

下魯郡修學舍蠲墓側五戶剪除掃灑婆娑黃國使使
貢獻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郊開萬春千秋等門二月甲戌闕
武于北郊是月胡崇之未至仇池八十里遇後魏將拓拔
齊戰敗于濁水執崇之餘兵奔西鄭夏四月甲午封
弟五皇子誕為廣陵王六月吳郡獻白龜秣陵縣言
白雀見初劉道真征仇池也郡帥掠居民盜善馬為
有司所劾至是下獄死秋八月壬子加右衛將軍沈演
之為侍中上曰侍中領衛皆為宰相鴻漸江左罕授
故以此處卿演之辭謝就職其居顯要能謙約自保
上嘗賜以女樂讓不敢當冬十一月辛丑太白晝見

十二月壬午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故一夫
不耕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頃有貧罄之家
誠由政德不舉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
其有遊食之徒咸令附業朕當親率百辟致禮旬侯
庶幾素誠獎彼斯民百濟倭國使使貢獻自去秋迄
乎是秋水旱傷稼民多飢詔郡國開倉君賜糧種

二十一年春正月復禁酒恤飢也辛酉躬耕帝藉下
詔大赦天下一切逋負自十九年已前並放免二月
庚辰以沈演之為中領軍辛卯封第七皇子宏為建
平王三月甲戌太白經天夏四月晉陵民徐耕以米
千斛助恤飢民六月京師霖雨使使賑賜七月甘露

降樂遊苑

宋輿地志縣東北八里晉時為藥園盧循之築藥園壘即此處也其地舊是晉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壇出外以其地為北

苑遂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乃築堤壅水号曰後湖其山北臨湖水後改曰樂遊苑山上大設亭觀山北有冰井孝武藏冰之所至宋明中又成壘造正陽

殿梁後景之亂采心焚毀至陳天嘉二年更加修葺於山上立甘露亭陳亡並廢八月庚辰徐湛之母會稽

長公主薨主薨后所生起自布衣故見尊重彭城王

既徙上嘗宴于主第酒酣主下席叩頭流涕帝自起

扶之問其故答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帝揮

淚指蔣山曰若其有此則負初寧陵是以畢主身義

康無恙九月甲申後魏拓跋帝滅沮渠盡有河西地

冬十月丙子起徐湛之本職丹陽尹於郡設喪位乙

亥令之國丙子雷且電十一月湘州獻赤鸚鵡何承

天上元嘉曆云君當順天以求命國為令以相天也

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九度漢太初曆冬至日在牽

牛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牛二十度且以月蝕

驗之則景初冬至應在牛十七度又後漢至春分日

長秋分日短若遇半刻則二至之間而有短長誠由

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又奏改刻漏

二十五箭帝並從之

裴子野曰夫曆以端時時以頒政以成而民不僭晷

叶而時不違先王曆象日月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謂

是物也後世穿鑿拘於禁忌推步盈虛其細由已削

遠以附近毀雅以敦俗多鄙俚之說亂採索之自由

是搢紳先生不以陰陽為學及何承天能正累代遺

術博物君子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初班元嘉曆壬辰撫軍將軍
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南平王鐸為九將將軍豫
州刺史以二豫為一州三月壬戌封第八皇子禧為
東海王第九皇子昶為義陽王三月乙未皇太子劭
釋奠于國學賜王公而下帛有差六月武昌獲古鼎
豫章獲鍾秋七月遷南州群蠻四萬一千口于丹徒
劉道產卒而襄陽蠻入武陵鎮主淳于坦遣中兵參
軍擊破之故徙也八月甲午太白晝見是月開酒禁
有年也九月乙酉建宇于武帳崗上將行勅諸子且
勿食至會所有饌日旰食不至皆有飢色上誡曰汝

四百二十

寶錄卷十二

三十一

魏

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等識有飢苦知
以節儉御物也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是謂宜其為君夫為君
役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物之數也其欲隱約莫若
窮賤縱其驕蹇莫其尊榮自河徂亳躬宗所以克隆
治陶播稼岐周所以聿興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
情偽易以躬臨是以居世之懿德字民之要道不可
忽焉太祖若能率此訓也俾之難其志操卑其禮秩
教民成德立功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
於九服矣初高祖思固本枝崇樹強幹後世遵守迭
據方岳及乎太祖之初昇明之季絕恩於衮衮者

御物

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冬藉
田獲嘉禾十月己未太子詹事范曄負外散騎常侍
孔熙先等奏大將軍謀反伏誅丁酉免侍中彭城王
為庶人絕屬籍幽于安城郡孔熙先者廣州刺史
默之子有才略頗涉學不為當世所知憤憤不得志
且善占星言江州分野出天子文帝當見殘於骨肉
因與謝綜等密謀奏大將軍反熙先謂范曄曰潛
圖今上御名於表裏疾雷奮於肘腋昔毛玠竭節不容於魏
武張溫畢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朝之
後又豈瑕疵暴露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且
崇樹聖明至德也大業洪名美號也三王五伯所以
覆軍敗將而爭之者也一朝含垢不亦可乎曄為彭
城王吏及王太妃俎曄為吏部郎與司徒屬王深及
弟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王大怒左遷宣城太
守後因孔熙先議謀立大將軍義慶而密要徐湛之
湛之初與同及武帳之會也逆謀竊發許耀侍上持
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座散徐湛之以其謀聞於
上帝使探索其事始末悉得檄文於是收范曄等親
黨皆棄市曄善草隸書稱妙著後漢書九十卷起建
武迄于延康為一代良史然薄德淺行家禮不足見
收之日妓妾不勝珠翠老母唯有二厨盛樵薪熙先
先在獄上使使謂曰朕知卿才智如此早相器任庶

不及今日熙先乃上書言其首謀之事多言吳文事
誠上嚴慎骨肉又請其祖察父默集及默所撰穀梁
傳乞還家上許之初謝綜交熙先也弟約不預每誠
兄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觀其嬉戲不料敵之
強弱每服藥石便謂羽化可期果銳無檢未可與狎
初曄方進何尚之察其意趣言於帝請出曄為廣州
刺史帝曰始誅劉湛復出曄人謂卿等不能容才但
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據蓋俗之量則
閔常均之下其能導之以禮將之以識作而不失於
義行而不犯於禮殆難為乎若劉仁弘之剛毅才堪

上相范蔚宗之思致名出凡庸然皆切志而貪權務
才而徇逆天符所暨以欲干時及罪曝刑加子父相
哭累葉風素殞於一朝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
具矣有司奏徐湛之泥比匪人關預逆黨事起積歲
方始歸聞請免官削爵收付廷尉帝不許湛之懼詣
闕上疏自理優詔荅之是冬浚淮起湖熟田千餘頃
置延壽寺西北去縣八十里

案寺記元嘉二年義陽王昶世謝太妃
造隨末廢上元二年重置又名延熙寺

二十二年正月庚申以孟顛為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二
月交州獻白鹿丁卯後魏寇兗豫青冀四州刺史申維拒
破之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
史檀和之安西將軍蕭景憲憲副將宗愨等帥師攻林

邑國破之林邑王范陽邁悉國之崑崙兵皆乘象以闢
士卒不能當宗慤曰吾聞獅子伏百獸試為之可以逞乃
削木為首編毛為身力士數人蒙之以振剋日又戰師
乃望陣而馳其象奔迸賊軍乃潰走因滅其國納口二
萬餘金五萬斤其無名之寶不可稱筭慤奉以歸於其志
也唯行時巾櫛衣服上聞而嘉焉擢為太尉中兵參軍
慤叔父炳荆楚高人子弟皆以琴書相尚慤獨感激好
功名慤嘗遇炳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歎曰汝若不
富貴必敗吾宗為江夏國上將軍十五年不改職至是
始大知名乙亥以北地段英為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
將軍雍州刺史後魏破之死其將河東薛安都棄衆南
之國九月乙卯上臨試諸生于國學賜學官帛有差吳
郡獲野稻嘉禾秀于華林園殿甘露降于長寧陵是
歲堰玄武湖于樂遊苑北興景陽山于華林園役及居
民民有怨者是歲置華林園東五里

十二年重修廣之又築景陽武壯諸山鑿池名天淵造景陽樓以通天觀至孝
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改為景雲樓又造琴堂東有雙樹連理又改為連
玉堂又造靈曜前後殿又芳香堂日觀臺元嘉中築蔬圃又築景陽東嶺又造
光華殿設射棚又立鳳光殿醴泉堂花萼池又造一柱臺層城觀興光殿梁武
又造重閣上名重雲殿下名興光殿及朝日明月之樓登之而階道遶樓九轉
自吳晉宋齊梁陳六代互有殿名造盡古今之妙陳末初中更造聽訟殿天嘉三
年又作臨政殿其山川制置多是宋將作大匠張永所作其
宮殿數多舊來不用乃取華林園以為居陳亡悉廢失矣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寅以徐湛之為中書令領太子
詹事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孤老久疾不能
自存者人賜穀五斛蠲除秣陵今年田租米籍田華

林園職掌疇量賜之二月京師木連理三月甘露降
景陽山夏四月河濟俱清六月京師疾疫使使巡行
給醫藥初行大錢一當細錢二是時民或盜鑄始剪
古錢議其禁沈演之議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於周
世所以豐財通利實國富民若以大當兩則國用難
朽之貨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既而錢
形不一民不之便是時劉秀之爲梁州刺史初令民
用錢而遂行之而江湖之南多以布米爲貨錢之所
行未皆普也八月御史中丞何承天將遷廷尉且欲
爲吏部郎便自舉代既受旨出爲人言之以偏勅得
罪卒於家十月壬辰盜殺豫章太守栢隆之時胡藩
有十七子不遵法度第十四者曰遵世同范曄逆謀
帝以藩功臣匿其事勅江州以他罪殺之十六弟誕
世以群從秘兵二百餘人攻郡殺栢隆之將奉故彭
城王以作亂值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便道討平
之乃奪藩封邑徙其子于交州十一月甲寅封第十
皇子湓爲汝陰王是歲徐兗青冀大水

二十五年春正月使使巡行四方貸糧種二月庚寅
詔曰安不忘危經世之所尚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
故服訓明耻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
當今宣武塲始成便可剋日大習衆軍校獵講武事
閏月乙酉大蒐辛亥雨雹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

上始臨朝任王華工曩首勅景仁謝弘微劉湛等號曰五臣亞以范曄沈演之庾炳之庾炳之後則徐湛又何尚之王僧綽以終元嘉之世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詆訾賓客且通貨賄士咸怨之是時請急還家尚書令史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上以其事問何尚之尚之因言炳罪上欲去其丹陽尹再問尚之尚之開啓對曰臣乏買生應對之才又乏汲黯犯顏之直至於侍坐多不能盡庾炳之事跡異口同音咸無善聲古今未有受貨數萬而得高官厚祿炳之者唯明主審之古人有言無賞無罰堯舜不能爲治陛下豈可坐於皇

家之重迷一凡人在可否之間日不敢苟陳管窺令狂直明白炳然睿主哲王反更小結帝乃可有司逐炳之歸田里以壽終幸也三月庚辰校狗宣武塲夏四月新作閭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丁卯太白經天丁丑青龍見于玄武湖南五月乙卯罷當兩大錢戊戌黑龍見玄武湖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時始興王浚潘淑妃之子以母寵故出入後宮不禁遂通于第四妹海鹽公主出適丹陽尹趙伯符子倩倩入宮而怒肆罵搏擊引絕帳帶聞于上上有詔離婚罪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發疾死贈西平將軍常侍如故侍中特進太子少傅王

敬弘卒于吳興舍亭山贈開府儀同三司敬弘辭職東歸深見禮重清簡方正子弟歲中不過一再相見子恢之嘗爲祕書郎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稚年先許孔淳之息乃使恢之求奉朝請曰祕書有限故有竟朝請無限故無竟吾欲使汝處無竟之地上皆許之方其在位帝嘗問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裴子野曰有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王公之談爲不類矣居官不事以敵爲名正始元康之風中原所敗也縱而勿檢致治難哉八月甲子封第十一皇子或爲淮陽王華林園嘉禾秀九月辛未以何尚之爲尚書左僕射領汝涓之地

卷之九

年一十一

三六

九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乙亥幸丹徒宮大赦復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所行經縣並蠲免田租之半癸亥使使祭晉故司空肅公何無忌墓壬午婆皇國婆達國並遣使貢獻冬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誕爲南郡王癸卯彗星見于太微甲辰以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兗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使貢獻二月魏軍攻懸瓠以軍興減百官俸祿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縣丞尉並

同滅矣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庚午遣建寧將軍王
玄謀拒魏軍以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惣統諸
軍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庚午魏太武率大衆
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內外
戒嚴沿江六七百里艦舳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
不同至是帝登石城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向
使檀道濟在此虜敢犯我境耶然侵北之計同議者
少今日士庶勞怨豈得無慙貽士大夫之憂在于過
矣甲申使使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自瓜步退歸尋廣陵
居人萬餘家北徐豫青冀二兖州殺戮不可勝計所
過州縣無遺矣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
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帝幸瓜步是日
戒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丙申拜初寧陵大旱四月
癸酉婆皇國遣使貢獻己卯彗星見于昴是月都下
疾疫使使給藥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
據梁鄆城丁巳婆皇國河南國並遣使貢獻壬午彗
星見太微中對帝座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
綏濟爲安東大將軍八月癸酉梁鄆斬司馬順則是
秋猛獸入郭爲災冬十月高麗國遣使貢獻十一月
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徙越城流人淮南流
人於姑熟合千餘家是歲魏西平元年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連水滂可量
加救贍二月乙未雷且雪庚午封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壬午大風拔木都下災夏四月戊午訶羅國遣
使貢獻秋七月壬辰封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
或為湘東王丁酉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宮九月丁
亥以西平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壬
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戊申黃霧四塞辛未
南充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
尚書事如故是歲魏侍中常侍宗愛今上御名逆大國皇子
乃奉南安王余為帝改元永平尋又廢余殿中尚書
長孫竭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為魏武皇帝改元興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未朔會群臣於太極殿有青黑氣

從東南來覆映宮上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
義宣為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
史始興王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使江州
刺史武陵王駿統衆軍伐西陽之蠻二月甲子元凶

劭逆弒帝崩于合音殿時年四十七謚曰景皇帝
廟號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陵在今縣東北二十
里周迴二十五步高一丈八赤孝武帝踐祚追謚為

文皇帝廟號太祖

案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
在位日久唯簡靜為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目自
江左已來未有也又性好節儉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奉故
改易之又輦席舊欲以紫皮緣之上皆不許其勤儉率此類也

建康實錄卷第十二

